

庸

言

通言卷第九

著述第九

著述者道既晦而能著之使明聖既作而能述之使傳非謂一切言語文字鄙倍支離者皆可以為著述也周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楚左史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則是臯夔稷契之時已有之矣丹書陳於太公放勳見於孟子世所傳誦豈不止此方在方策教以樂正群夫民之俊秀教為庠序學校俾日講習以明其懿德焉學成而後用之以為國家澤及民物書曰不于古訓于何其訓詩曰

訓是式威儀是力古訓文也威儀禮也博文約禮
蓋周道也猶懼弗率於是乎學古入官有牆面之
戒有非聖之誅有造言之糾故天下大同罔有違
矣及其衰也家自為學國自為政聲教殊而道遂
賾仲尼有憂之述詩書六藝以式萬世故其言曰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後
周蓋憫濶焉懼作聰明而幾棄先王之彛訓也其
所雅言躬行有得豈越著述之外哉苟謂彛夔稷
契無書可讀則亦何必讀書子路之佞爾其在于
今厭棄聖經反宗語錄之鄙倍支離者自謂道學

無乃飲其流而迷其源乎是故束書不觀游談無
根酒醴未成而惡糟粕者也記誦不遺玩物喪志
筌蹄徒設而不獲魚兔者也周邵程朱皆學于古
訓而有獲者曷嘗舍聖經以求道哉然學庸語孟
之後未見醇而不雜者矣是故積學以明之聞見
之知博文者也反身以誠之德性之知約禮者也
知豈有二哉以尊德性為本而合聞見之醇以培
養察之惟精由之惟一則道在我矣

下之言理也其本於庖羲之畫乎觀諸乾坤而聖
著述管是矣乾一而施其性健坤兩而承其性

順易以道陰陽卦爻未之及也孔子翼易始言之
 乾之初曰潛龍勿用陽在下也坤之初曰履霜堅
 冰陰始凝也則凡九六皆舉之矣九二見龍在田
 坤之廣也乾施焉故德博而化六二直方而大乾
 之大也坤承焉故德合無疆知崇於學問寬仁則
 誠存而位乎天德自見龍而為飛龍言乎其崇也
 健故也禮卑於敬直義方則德立而見於事業以
 上體而居下體言乎其卑也順故也二五之相應
 也有如是夫九三言君子者何凡天下之為君為
 夫者也故詩三百臣詠其君妻詠其夫皆曰君子

小邑亦君也匹夫亦夫也故曰居上位而不驕
下位而不憂六三言無成有終者何凡天下之為
臣而逆王事者猶地之於天妻之於夫也臣之不
可以為君妻之不可以為夫地之不可以為天一
也以下事上而已矣以內助外而已矣敢居成位
乎哉故曰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九陽而三亦陽
剛之偏而能自儲者也故乾乾因其時而惕四以
陰濟之則及時而躍矣曰在淵者何以言乎其陰
也六陰而四亦陰柔之偏而能固守者也故括囊
以示其謹三以陽濟之則美已先含矣曰王事也

何以言乎其陽也曰躍曰從者何躍則在陰猶健
從則在陽猶順皆或之者何陽居陰陰居陽隨時
未定之義也上九陽極則亢上六陰極則戰皆稱
龍焉以氣而不以質也質雖分二而氣則合一其
坤之承乾者乎合乾坤而觀之天下之道冒之矣
故曰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毀則無以見易

庖羲畫卦因而重之世皆真疑謂所畫不過八卦重
之者文王也故謂之周易予考之周禮夏后氏連
山易以純艮為首殷人歸藏易以純坤為首周易
以純乾為首其經卦皆八其列皆六十有四是則

不待文王先已重矣然則何所徵乎管子曰伏羲
造六虛以迎陰陽周人循六虛以并陰陽繫辭曰
上下無常周流六虛六虛者六爻之位也六爻造
自伏羲而周人循之則是卦雖八而其列必六十
有四自庖羲時已然矣又奚疑之有

理一分殊庖羲以來言理日以備矣凡經籍文之可
博皆理之已窮者也有一聖賢出則名理各自不
同故堯始言天舜始言心湯始言性而欽敬文明
精一中正恭讓禮義寬和畏慎溫直剛毅仁信知
勇之類見於禹皋陶之謨伊尹之訓仲虺之誥者

可謂殊矣分之殊莫非一理理之一則不越乎分
 殊之外此乃天然之妙也說文理治玉也物之脉
 理惟玉最密心如巧匠磨礪入細理日窮則幾日
 精然後措之於事皆心之用而不差也夫氣一而
 已而乾主之坤承之文王彖易乾坤皆首言元蓋
 本舜所謂德元合人於天也天即人則氣即理矣
 太公望見而知之陳黃帝顓頊之道在丹書曰於
 曰義而總之以仁仁即元也坤所以承乾者也夫
 子翼易曰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然
 非實有諸已則不可故又曰大人存誠君子忠信

及兩告樊遲曰仁曰知曰禮曰義曰信是謂五常
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知根於心以其可欲者
也由善而有諸已則信也雖美大聖神皆由性善
詣乎其極焉爾是故盡其心則無欲無欲則其理
一也殆猶治玉復其天然之質乎徒能作用心之
知覺而不知窮理以盡吾性則工雖巧而所治非
玉矣此所以流為異端也

理之在天下由一以之萬非安排也會萬而歸一非
牽合也程子曰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
又曰求之情性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

不可不察以朱子卽物窮理之說所自出也物身
物物無一可同者析之精合之大豈可無稽古之
力乎今自天言之堯言欽若昊天不言上帝天亦
物也其象必有日月星辰其曆必有當某之日其
氣下行于地則必有暘明昧幽其生物則必有民
及鳥獸以皆自本及末觸類而長之也舜言類于
上帝不言昊天格其物類六宗山川群神亦如之
然天以形體言帝以主宰言已不同矣日之與月
以至群神其所以然者亦豈能同乎父子君臣物
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其大凡也父慈子孝君明

臣忠則又異焉慈之則愛之愛之則誨之孝則溫
清定省愉色婉容則益異焉至於無隱有犯有隱
無犯又何為者乎耳目物也聰明理也視遠惟明
聽遠惟聰又曷而然乎否則學而不思義理斯罔
也已矧義理無窮不可以頓悟也一物不格則吾
心一理不明今日格之明日格之本末貫徹內外
昭融則吾心之知至矣雖天地之化育可一也而
况其粗者乎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以論卦爻
陰陽而立是名也後儒理氣之說自以生矣程伯

子曰惟以語截得上下最分明道非無形也無形則與器離而不合豈非窈冥昏默之說乎夫卦爻陰陽之見於奇偶猶有生之類肖形于天地者也凡物象可見者皆謂之形然形非道也自形以上即謂之道矣蓋其一陰一陽動而無動靜而無靜不離乎形而亦不雜乎形者也道非器也自形以下即謂之器矣蓋其囿于陰陽靜而無動動而無靜所象之物成形而滯於形者也不分道器則混精粗于一矣不知上下則岐有無而二之矣故曰道亦器器亦道體用一原顯微無間

聖人立言之妙本於物格知至觀於六籍取象立義

雖鳥獸草木之微至理存焉然天下古今三才萬物之所共由者道也道之在人尤不可離一氣流行於天地古今秩然出於心之所窮者理也理之在人尤不可亂理也者道之條目也性則理之命於天者也天之生物使之一本有生則有性無生則性滅矣山水亦皆有性而况人乎鑿山必平堙水必竭猶夫人之絕命也故曰毀不滅性非生之貴乎賢則人與物同理則人與物異故曰惟人萬物之靈靈其理之主於心者乎尚之興也湯浩曰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
及其亡也周書多士篇始末言惟天不畀而中則
言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為蓋民之秉為即帝之
降衷也天與帝一也自民受性則以帝言者豈非
主宰有生異於牛犬之性與非獨牛犬為然凡有
形色各得性命以自全者無一同焉惟人則全具
此理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孔子言性近習遠於
易尤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如勅百官相似受命
捧勅而出其人何有不善及捧至所司遵奉成命
入各不同然猶與所勅相近故曰繼之者善也成

之者性也及至用時又各有能知能行之分下民聽命安能知其詳哉此知道所以難其人也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由之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聖人所以崇德廣業者知崇禮卑而已矣知崇則仁可行禮卑則義可集然而成之不言而信信之成四德猶土之王四時也自心之著於事言則曰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蒞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自事之制於心而言則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發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所性根於心為仁篤

禮知脩德由於人則知仁禮義而信成焉夫是之謂立誠

學之醇疵惟言性可以知之董子仲舒對賢良策曰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脩飾也韓子愈論性有三品曰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道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為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知子周子則尤詳焉通書曰誠源誠立純粹至善言繼之之初也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言成之之後也性之德愛曰

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知守曰信孔孟以來三子者其醇乎荀卿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今人之性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膚理好愉佚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後生之者也是以利欲為性也豈其本於告子食色之性與楊雄曰人之性善惡況學者所以脩性也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學則正否則邪是以五事為性也豈其本於莊周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與二子可謂大異者已程伯子論生之謂性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蓋周子成性之說也王浚川廷相則非議

子為偏殊不知性善本其初言爾薛文清公壇曰
性非特具於心者為是凡耳目口鼻手足動靜之
理皆是也此又兼以具於身者為性矣豈亦揚雄
之見與然則敬用五事所以脩身非以脩性也必
率性而敬脩之子周子嘗言之矣曰仁義禮知四
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

朱子曰天下未有無理之氣亦無無氣之理又曰人
之所以為人其理則天地之理其氣則天地之氣
理無迹不可見故於氣觀之既以為一矣又曰未
有天地之先畢竟是理有理便有氣流行發育萬

物以言理在氣先也註中庸則曰天以陰陽五行
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則理又在氣後
矣薛文清公曰理在氣中決不可分先後又曰理
如日光氣如飛鳥理乘氣機而動如日光載為背
而飛又曰太極理也陰陽氣也如此則理氣終不
能合一矣何以明辨之羅整庵先生欽順困知記
曰自夫子贊易始以窮理為言理果何物也哉蓋
通天地亘古今無非一氣而已氣本一也而一動
一靜一往一來一闔一闢一升一降循環無已積
微而著由著復微為四時之溫涼寒暑為萬物之

生長收藏為斯民之日用彝倫為人事之成敗得失千條萬緒紛紜膠轕而卒不可亂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即所謂理也初非別有一物依於氣而立附於氣以行也或者因易有太極一言乃疑陰陽之變易類有一物主宰乎其間者是不然夫易乃兩儀四象八卦之總名太極則衆理之總名也云易有太極明萬殊之原于一本也因而推其生生之序明一本之散為萬殊也斯固自然之機不宰之宰夫豈可以形迹求哉斯論出群疑亡矣

秦漢去聖未遠帝王古訓見於呂覽淮南賈誼書猶

有存者黃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無已其行無止以逝者如斯之說也其誨顓頊曰爰有大園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為民父母以效天法地之說也顓頊曰功莫美於去惡而為善罪莫大於去善而為惡帝嚳曰德莫高於博愛人政莫善於博利人此主善行仁之說也帝堯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蹟於山而蹟於堦帝舜曰吾盡吾敬以事吾上故見謂忠焉吾盡吾敬以接吾敵故見謂信焉吾盡吾敬以使吾下故見謂仁焉吾取之以敬也吾得之以敬也以慎備故事之說也禹曰

無食也則我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民則我弗能勸也諸侯會則問於諸侯曰諸君以寡人為驕乎朔日朝則問於士曰諸大夫以寡人為汰乎此不矜不伐之說也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思而獨居譬其如火舍學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日之明於庭而就火之光於室也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此思不如學之說也又曰得賢而學之得賢而與之譬其若登山乎得不肖而舉之得不肖而與之譬其若下淵乎是以明君慎舉而君子慎與又曰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

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者不以手而以耳致道者以言入道者以忠積道者以信樹道者以人此立賢圖治之說也雖或附會然辭不鄙倍吾有取焉

孔子之道大矣其文存乎易其言存乎論語君子學而思焉則理明於心思而學焉則心安於理喜愠則中節言貌則中禮孝弟忠信脩其本以勝之異端不攻而自破矣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陸象山常言之云吾知此理即乾行此理即坤知之在先故曰乾知大始行之在後故曰坤作成物冒嘗

以行為知哉又曰論語中多有無頭柄底說話如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之類不知所及所守者何事
如學而時習之不知時習者何事非學有本領未
易讀也苟學有本領則知之所及者及此也仁之
所守者守此也時習之習此也說者說此樂者樂
此如高屋之上建瓴水矣學苟知本六經皆我註
脚知本非明善復初之謂乎或問何不著書對曰
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問學當自何處入曰不過切
已自反改過遷善由此言之註我之云脩本之論
也但其流則至於高虛爾頓悟為宗不由漸造則

是容易之易非乾之易知矣脫畧禮法不知本領
則是苟簡之簡非坤之簡能矣罔且殆焉自陷於
異端者也而何以誦法孔子

聖人有激言非聖則謬賢人有辯言非賢則贅夫子
之文章卽性與天道也天何言哉吾無隱乎爾故
讀孔氏之書得激言焉讒說殄行起自唐虞變至
周末而邪說詖行極矣揚墨御愿皆闢而息之故
讀孟氏之書得辯言焉老子棄絕聖智仁義漢人
崇之以並易僭矣哉柱周則處士橫議之尤者也
記名實壞禮教吾無取焉列禦寇言多刑禍事多

乖錯張湛補綴晚出於晉其偽者與荀卿曰學至
乎禮而止似知博約矣然既以善為偽又曰養心
莫善於誠謂姦言不合先王矣又欲法後王以為
治楊雄曰由於獨智入自聖門似知條理矣然以
五事為性反以仁義禮智信為之用豈非舛乎謂
聖人之道若天有常矣又曰聖人固多變自相矛
盾乃至此乎蓋不知性則不能定性性不定則其
言不相副亡恠也文中子出於其第疑而宋阮逸
刪潤之龔鼎臣得唐本則多與逸異蓋事之乖錯
真贗相半猶列也然吾有取焉曰以性制情者鮮

矣我未見處岐路而不遲迴者性一也而情岐之
欲敬以集義則不疑其所行矣故又曰與物而來
與物而去來則應之若與之俱來廓然大公心得
其正存神也去則念之若與之俱去情順萬事之
其所而辟焉者絕斯過化矣優於荀楊者也斯六
子者言多謬贅與佛氏相出入宋人立於學官命
題試士茲儒術之所由雜與非聖非賢之書非有
定性之學者孰能觀之知止主靜定性之謂也

孟子之時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未之言見於他書
曰行善不以為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

之利不與爭期而爭及之故君子必慎為善又曰
黃鍾大呂不與繁會之舞其音既也其亦居簡而
行簡者與墨子有書猶行於世大氏尚儉非樂而
宗禹故述禹總德之戒曰允德不著惟天命是保
既防凶心天弗加之咎不慎厥德天命焉荷述五
觀之叛啓也辭曰啓乃淫溢康糶野于飲食將將
鳴磬萬舞翼翼章聞于天天用弗式其亦慎儉德
以懷永圖者與惟其太簡也行善致利尚以為非
惟其太儉也責父崇奢尚以為是其源若此則其
流也無父無君亦奚怪乎後渠崔子銑曰世有大

室宇侈服用肆欺誕結權要規祿位植交黨皆自
名曰道豈其愚邪將無所忌而然哉其心固亦不
知有君父也然愧楊墨之簡儉多矣

問十三經註疏訓詁認且贅矣宋儒出而盡廢之可
乎曰訓詁之學與聖經俱者也左傳穆姜言元亨
利貞孔子翼乾取焉卻缺言九功九歌註禹謨若
取焉左史倚相言楚歌而大學因之大學釋淇澳
而爾雅因之推以類也雖更僕莫之既已轉相傳
誦以至漢儒豈一日積哉王弼註易有太極曰有
必始於無無稱之稱不可得而名鄭玄釋天命之

謂性曰木神仁火神禮土神信金神義水神知以
無極翁所謂五行之生各一其性也孔安國釋仁
者靜曰無欲故靜王弼釋利貞者性情也曰不性
其情何能久行其正皆周程所取而况朱子之所
集者乎雖有謬贅在人精擇之爾故曰以我觀書
則隨在而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

問朱子釋太極圖證以易有太極一語周子自為說
則終之曰大哉易也斯其至矣蔡氏清謂易繫與
圖不同何也吳澄又謂古今言太極者有二夫子
周卻與老莊列子漢唐諸儒絕不相同蓋彼皆以

為先有理而後有氣以則理氣不分故爾若以奚
以折衷曰太極豈有二哉一陰一陽之謂道道太
極也太極分陰陽為兩儀兩儀分老少為四象八
木七火九金六水而土王五中觀於河圖參以月
令可見矣是則四象即五行也五行一陰陽陰陽
一太極蔡氏二之非也陸象山與朱子書謂無極
二字出於老子若懼學者泥於形氣而申釋之則
宜如詩言上天之載而於下贊之曰無聲無臭可
也豈宜以無極加於太極之上哉朱子送之以解
圖說則是專以天言也漢志曰太極元氣函三為

一天太極也元氣則行乎地而生人物至無之中
至有存焉故謂之函也張遐以知易義徐稭嘗稱
之陳蕃問遐遐曰易無定體強名曰太極太者至
大之謂極者至要之謂蓋言其理至大至要在混
沌之中一動而生陰陽陰陽者氣也晉紀瞻與顧
榮論易謂太極者極盡之稱言其理極無復外形
外形既極而生兩儀左思亦曰太極剖判造化權
輿體無晝夜理包清濁唐孔穎達曰太極謂天地
未分之前元氣混而為一柳宗元又曰無極之極
濟瀾無垠或形之加孰取大焉合而觀之理即形

氣也其源則漢儒謂易無體而有太極與周子實
同栢齋何氏瑋曰朱子以上天之載釋太極而不
知天地皆太極之分體也以天為太極之全體而
地為太極之分體誤甚矣哉然考之漢志則朱子
之所本也晉唐皆沿漢說孰謂其異哉若夫老子
列子皆言無極莊子言道在太極之先則是太極
之外復有無極然其在先而謂之道猶洪邁改周
子圖說自無極而為太極也是則異矣

周子言道為太極又曰心為太極其論先天圖曰
無極之前陰含陽也育象之後陽分陰也作易

之母陽為陰之父故母孕長男而為復父生長女而為姤是以陽起於復而陰起於姤也又曰太極既分兩儀立矣與周子同乎曰同周子圖說證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及於原始要終三才之道雖別一太極而已心在其中矣蓋周圖之始終即邵圖之有無也邵子又曰夫無者疑而有者反而有無者清濁混而為一是謂太極太極者已見氣也太極判兩儀生太極者謂之有邪謂之無邪太極者一氣也謂之一非無數也乃數之始謂之氣

非無象也乃象之始安可謂之無哉然太極之所
以判兩儀之所以分者孰使之然邪其所以然而
然者由道之變也蓋道即太極太極即道言乎理
之通行則曰道言乎理之極至則曰太極又何嘗
有二邪自事物觀之則陰陽函太極推其本則太
極生陰陽理即氣爾後世以太極為理陰陽為氣
非知道者也

正蒙之談名理何所本哉黃帝正名百物世傳其書
曰地在太虛之中大氣舉之列子曰太虛無窮天
地有限孫綽曰太虛遼廓而無閔運自然之妙有

故張子宗其說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自名心之外吾不能亡疑嘗通究之篇首曰太和所謂道氣化之中清通而神故以莊子野馬狀其細縕蓋言流行充滿有條而不息者理也豈即易之保合太和與次曰太虛無形至靜無感言性即天道也原太和之本合天人而一之豈即易之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與次言太虛即氣猶水即水也則是性與天道一氣而已又曰太虛為清反清為濁分神形為天地乃及於此詞不已費乎又曰游

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
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是川流教化之說也
然而未瑩也言太和不啻足矣易天理為太虛六
經所未言也惟其名心乃符孟子故吾取焉

問二程更定大學各有改本朱子弗是也朱子重加
更定分經補傳後儒弗是也其必折諸聖乎曰聖
人之蘊盡在易矣折諸易焉可也夫大人之道閑
邪存誠德博而化學為大人者忠信立誠知至知
終觀於知所先後則詳矣其本治而所厚不薄則
不雜施而失序所以為知之至也奚必臆斷其為

經文而重補其闕乎釋誠意曰必慎其獨則天德王道全矣所謂明德新民止於至善也故併綱領言之誠意在致其知者此也故曰此謂知本本立則意誠矣又奚必釋本末而遺終始乎脩身在正其心以次及末而治平好惡不可不慎正自誠意知本而至之終之也全篇渾成奚必分章陽明舊本之復良有見也曰陽明謂親民宜從舊本以虞書孟子為徵曰親之所以仁之也徐養齋曰百姓不親自民而言若以民為親則是無愛矣二說惡乎優曰親新古通用矣書曰其新逆則又以親為

新是也况引及作新民乎親固與新同也

問孟子於武成取二三策書固不可盡信乎曰孟子非誠不信書也救時弊也雖至仁伐不仁兩兵之交能無漂乎記者或文勝質然不可謂之盡無也戰國爭城與地血刃自功蓋有以牧野藉口者故以不信救時弊也然則漢儒謂九年大統未集為文王稱王改元亦可信乎曰文王受命於商非受於天也出自美里命為方伯專征故有遏密伐莒戡黎之事自受專征之命至九年而薨武王嗣位二年繼文王專征泰誓之作在專征十有一年并

九年數之也不曰惟武王十有一年而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商則其旨可見矣必待伐商而後追王焉以見所伐者獨夫也此民心所以為天命乎斯論也得諸王龜齡云

仲尼作春秋撰綱常察時變明大義遏亂賊而於王霸夷夏之盛衰尤三致意焉要在於遠道以經世亦時當爾也及司馬氏史記繼作不壞存策書之體若恣其意為之者無乃與春秋相錯迂乎蓋遷生強秦之後力政嗜殺非軒轅所以服蚩尤也骨肉相殘詎曾黔首非夷齊太伯所以崇揖讓也三

五道法銷蕩亡餘庸置海寓于烈火陳涉項羽出
而典師之若時而故本紀則首黃帝進項羽世家
則首六自進陳涉列傳則首英齊律書則重兵械
於前秦世恐其亡之不亟於佳兵則示不得已而
用之之意焉無乃逢時干戈以耗海內之故與不
宗其景跡而宗其時義遷善學春秋者也班氏
亦遷其幾近之於漢而下史日衰矣吾何觀焉
其之帝迫詩之天時蓋言覺也伊尹之先覺其道心
乎非其道也非其義之覺之必下於道義而後
於心焉以夫致君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不適然

不殖貨利於澤民乎何有易曰成性存存道義之
門孟子曰其為氣也配義與道合動靜而一之所
謂氣則養性性則乘氣故氣存則性存性動則氣
動也周公思兼三王以致隆平夫猶是也釋氏之
覺則取人心之危者而作用之以精神能視聽言
動為性王安石詩曰圓成但一性一切法依他又
曰人人有這箇這箇沒量大歸依三寶讚曰願我
速登無上覺惟知使氣自用不達知理義為人心
之主矣故蘇軾謂安石少學孔孟晚師瞿聃曷嘗
法伊周哉拜相之日對客顰蹙作懷鍾山詩後罷

相判江寧游寓鍾山宜終老矣而復相命下倍道
趨赴不七日至汴京由人心用事進退無復禮義
故也其告君則謂役使群衆忝而不為驕宰制萬
物費而不為侈自是蔡京輩專以侈靡將順由安
石和說倡之也陸象山乃謂道術必為孔孟勲績
必為伊周公之志也新法之行當時詆排之人當
分其罪嗚呼安石為相首變法度引用凶邪實一
心可以喪邦而其三不足之說則又一言可以喪
邦者遂使靖康覆亡中原淪於左衽人心之危其
禍至此昏昧偏私之辭將誰欺乎

問象山云看經書須看註疏及先儒解釋不然執已見議論恐自是黃氏震謂平日以此等為陷溺而今日之言乃如此乃知天下常理終不可逃也豈自欺者與曰釋氏自達磨即心見性不立言語文字然語錄傳燈之類乃更繁多皆楚人有鬻矛與盾者譽之曰吾盾之堅莫能陷也又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應也談禪者大抵類此

顏子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孟子集義卷氣當大任不動心可謂內外合一之學矣漢初儒者論著猶不

唯道今之陸賈新語屬本也予得諸論衡文選註
者有曰天地生人以禮義之性人能察己所以受
命則順矣與子貢不受命而貨殖同義曰順之謂
道與中庸率性同義其後佛老與吾儒混為一途
意文粹可槩見之白居易曰天地有常道萬物有
常性道不可以終靜濟之以動性不可以終動濟
之以靜取諸震而發身受以復而知命所以莊生
曰知養生易曰蒙養正梁肅曰夫止觀何為也導
寫法之理而復於實際者也實際者性之本也物
之所以不能復者昏動使之然也照昏謂之明

動謂之靜、明與靜止觀之體也。李翱復性書曰：「
者聖人之性也。知本無有思、動靜皆離寂然不動。
者是至誠也。視聽昭昭而不越於見聞、其心寂然。
光照天地是誠之明也。情者妄也邪也。曰邪與妄。
則無所因矣。妄情滅息、本性清明周流六虛、所以
能復其性也。蓋高宗時六祖慧能說法、曹溪有語。
錄號為法寶壇經。士大夫宗之、故雖名士如翱亦
皆參禪而僧道多以老易講授儒者、反師事之、故
其論著大氏以靜覺為宗。至宋蘇轍序老子解、直
以中庸為佛法。六祖謂不思善、不思惡、則喜怒哀

樂之未發也中者佛性之異名而和者六度萬行之總目致中和而天地萬物生於其間非佛法何以當之朱子謂既合吾儒於老子又彌縫以釋氏可謂舛矣然轍猶云君臣父子之間非禮法則亂居山林而心存至道雖為人天之師可也以之治世則亂豈非以禪心起滅天地不復知有禮義故與南渡後大慧禪師宗杲者龜山門人張子韶樂其捷徑嘗師事之陸象山又師其徒得光杲教子韶曰既得彌縫入手開導之際當改頭換面隨宜說法使殊塗同歸故凡張陸論著皆陽儒而陰釋

愚人耳目使入乎禪雖欲復出而不可得傳燈錄
曰作用是性在目曰見在耳曰聞在鼻嗅香在口
談論在手執投在足運奔即象山所謂吾目視耳
聽鼻嗅口嘗手執足運不必存誠持敬者也嗚呼
顏子所謂非禮孟子所謂義襲至是皆悍然不顧
矣宗其說者不求理義惟談頓悟大氏曹溪之流
派爾近清瀾陳氏建著學節通辯謂吾道節障至
杲而極杲之秘計大類呂不韋不韋陰以其子易
秦而秦人不覺杲以其學易儒而後世亦鮮知之
始皇既立名號猶襲嬴秦而血脉則已移于呂張

陸繼作名號猶襲吾儒而血脉則已移于禪二人者其古今之大盜與

朱子自言平生傳註學庸語孟所得為多易與詩所得僅如雞肋本義於臨不用啟正於震出謂繼世生生之謂易分理與書撰著以求爻索難依序參伍引證之繁咸速恒久之卷至於卦變劉保齋病焉邨風柏舟本言衛之仁人具怒於群小見孟子註菁莪樂育見白鹿洞賦皆異詩傳與體舊說同比故鵲巢訓盈滿也謂衆勝娵姪之多鶴尾本白而翎黑訓鶴鳴誤曰尾黑餘多未瑩馬端臨楊守

陳皆疵之然觀其自言曷嘗自是哉

學節通辯首言儒佛混淆朱陸莫辨易曰豐其節日
中見斗深言掩蔽之害也象山援儒掩佛朱子終
身排之近世適謂朱子初年所見未定晚始悔悟
與之合始於趙汭對江右六君子策成於程敏政
道一編王陽明因為朱子晚年定論於是考究朱
子早年嘗出入禪學與象山未會而同中年方識
象山疑信相半至晚年始覺其弊攻之甚力象山
既沒排之尤明所據歲月最為精確且謂其學遺
物棄事屏思默慮專務空覺完養精神不思義理

過定此心久忽明快方謂之得其為禪顯然其後
有傅子淵者象山稱其人品甚高非餘子比也忽
一日自以為悟道明日酌酒罵人又有顏子堅者
棄儒為僧朱子答其書云所謂古人學問不在簡
編必有所謂統之宗會之元者僕愚於此未喻聖
人教人博文約禮學問思辨而力行之不可誣也
若曰不在簡編而惟統宗會元之求則是妄意躐
等以陷于邪說波行之流矣聞已得祠牒髡削有
期願更思慮與子靜謀之然陸子與書一則曰高
明終當遠到二則曰道非口舌所能辯嗚呼髡首

而胡服矣不知所到者何道邪予謂象山嘗歎朱子泰山喬嶽可惜學不見道枉費精神以道問學之功多也故其教人務在收拾心之精神閉目止觀一朝頓悟光含萬象見景自詫反至喪心佛書云惟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又云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文殊曰善哉無有言語文字是真入不二法門也此謂實際此謂禪柄故象山嘗舉禪偈曰家有子孫神能運千斛水又曰舉頭天外望無我這般人其作詩則有嘍吼大嚼無毫全及始笑徒前著意聽之句耽視聖經賢傳故爾然則其後

指狂亦奚誑邪

呂氏本中解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曰致知格物脩身之本也知者良知也與堯舜同者也理既窮則知自至與堯舜同者忽然自見然而識之朱子謂以釋氏一聞千悟一超直入之說也象山武陵學記亦言良知後渠曰正物之謂格至理之謂物今之異言也則心當何工而至善有別名乎孟子曰良知良能心之明也愛敬性之實也本諸天故曰良知今取以証其異則良知而不挈非霸儒也朱子通鑑綱目大一統之義躓矣推蜀繼漢取諸

鑿齒黜周存唐取諸沈既濟皆溫公所不及也立
氏濟世史正綱閏秦隋而狄忽必烈黜魏丕宋裕
梁晃與新莽同可謂卓識然晉武帝唐高祖皆一
統者也晉雖篡魏而曹奐卒於惠帝時則非弑矣
矧又能行三年之喪乎唐起義兵實則篡隋而恭
帝卒不旋踵曲諱不書而書司馬炎死書高祖崩
偏矣書宋太祖曰宋主殂始終分註其年於漢下
復與唐異夫劉鈞卒養子立例以春秋莒人滅鄆
則開寶改元當帝宋矣四海既同三綱無斁雖帝
晉可也吾是以躓朱子

於未冬予冊封道杭會同憲梁日孚謂陽明仰子予
即性紹興見之公方宅憂拓舊倉地築樓房五十
間而居其中留予七日食息與俱始談知行合一
予曰知以知此行以成此中庸兩言一也信矣因
指茶中果曰食了乃是味猶行了乃是知多少紫
切予曰知目也行足也詢知公居足以步目一時
到其實知先行後公曰尊兄多讀宋儒書予曰
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豈宋儒邪曰書意在王忱不
恨可見行了乃是知予曰知之未嘗煩行也使知
不在先恐行或有不善矣公默然俄謂曰南元等

昨送賦用兮兮噫歎辭也豈可誦德予曰淇澳誦
德亦用兮似不妨公復默然自是論征涑頭諸賊
待以不殺併及逆濠事甚悉予曰濠離豫章猶曹
操離許使英雄如公擣虛漢不三國矣公嘆曰直
諒多聞吾益友也最後出大學古本予曰明明德
於天下仁也慎獨則止於至善矣意誠志仁無惡
也無惡猶有過廓然大公無心過心正矣物來順
應無身過身備矣家國天下舉而措之公喜即書
夾註中瀕行詣予舟謂王一為在此不學無益托
日乎携之歸廣復論禦狄治河縷縷乃別始知公

未嘗不道問學也比平八寨駐廣予已僉臬江右
時開講官師士民畢集先有簡托祝公叙招予予
往見大喜曰昔論良知尊兄謂聖人於達道達德
皆責已未能當言明德則良能可兼已作數文書
院對聯矣曰欲求明峻德惟在致良知予致謝而
已且曰天下今皆沈吾言矣予曰顏淵無所不悅
冉有則勉強謂非不悅爾恐人各自有夫子公笑
曰是也非尊兄不聞此言予見其面色顰悴時嚙
姜蜜以下痰勸之并公以為然季薛二子拉予往
受業予荒遯山中公并復簡予曰明德只是良知

所謂燈是火耳吾兄必自明矣予始終與公友其
送善若此豈自是者哉公逾嶺卒二簡今舒柏刻
于陽明寓廣錄中

程伯子曰以吾觀於儒釋事事是句句合然而不同
故二程全書開卷語韓持國道即性也所以辯禪
以心為性則非道爾濂溪少送鶴林寺僧壽涯山
谷常咨書勸其往叅高僧歸文宗老逸禪歸儒大
類橫渠故程子嘗曰周茂叔窮禪客朱子早年從
漁開善下工夫就裏面體認延平嘗言之即僧道
漁也覺其不同一變至道豈非天下之大勇乎

河上公註老子曰玄天也玄之又玄天中復有天也
鼻玄口乳受天地之氣為神其鬼曰兆人之不死
者載魂魄抱太和曰一道藏大旨皆出於此蓋嘗
考之元始居玉清境曰清微天其氣始青玉晨道
君居上清境曰禹餘天其氣元黃混元老子居太
清境曰大赤天其氣玄白此天中天也元始姓樂
名靜信生於太無之先開劫度人劫盡而元始之
體不滅其教尚歌音願學長生者稱兆焉有大洞
度人二經皆四言繼以五言如選詩元始傳玉晨
者也黃庭經言內景外景所謂老子閒居作七言

者也。復有三十二天，分三界曰：欲曰色，曰無色，神
仙必治名山，皆曰洞天。何則？仙者人依山也。惟張
陵治龍虎山為天師，其子孫曰角曰魯，至今皆能
攝治鬼神，授籙為齋拜章為醮。天師總之，而老子
之徒尹喜、晉之葛洪、宋之林靈素、王文卿皆為真
人。分曹而治，其神將則蜀之關羽、宋之康保裔與
天星王善地、祇趙公明、太歲殷郊之屬，不可勝紀。
夫莊子明言老聃死，史記載其子名宗，則亦世人
爾。天積氣也，聃與張陵果能白日昇天，惡乎居之
今齋醮所諷，惟有度人而大洞黃庭，則否？方士脩

謂載籍有四曰經曰史曰子曰集其文繁矣反約之
其心乎曰然讀經曷約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讀
史曷約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讀子
曷約曰衆言殽亂折諸聖請集曷約曰文以載道
詞達而已矣古之學者志行篤而不自是故為己
之學者志行不篤而又自是故為人飲食起居
動靜語默日用之常也心悅理義則不暇謀食矣
身安理義則不暇康居矣動靜必以理義則敏於
事矣語默必以理義則慎於言矣志在是則事在
是事在是則言在是猶必就有道而正焉無其人

正諸經可也立言而言可則矣夫是之謂反約